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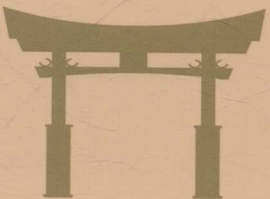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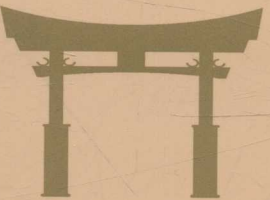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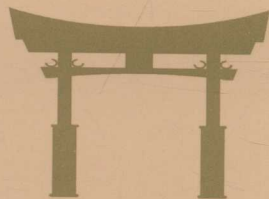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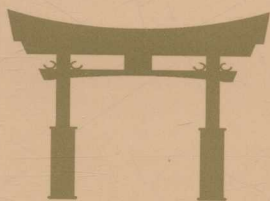
40
译文

罗生门

羅生門

〔日〕芥川龙之介 著 林少华 译

芥川龍之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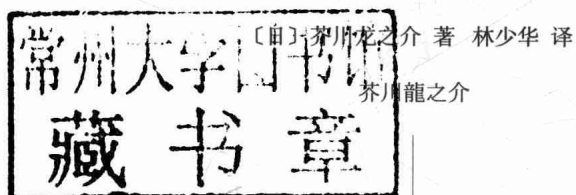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40
譯文

罗生门

羅生門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生门 / (日) 芥川龙之介著; 林少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6

(译文40)

ISBN 978-7-5327-7797-6

I. ①罗… II. ①芥… ②林…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近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3692号

芥川龍之介

羅生門

本书译文由青岛出版社授权出版

罗生门

[日] 芥川龙之介 著 林少华 译

责任编辑 / 姚东敏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75 插页 2 字数 83,000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册

ISBN 978-7-5327-7797-6/I·4781

定价: 2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6162648

译本序

近现代日本作家中，非以寿终者颇不在少数，芥川龙之介乃其一。

芥川 1892 年生于东京。1915 年就读于东京大学英文专业时以短篇小说《罗生门》步入文学创作之途。而在 1927 年三十五岁时便因“恍惚的不安”自行中止了生命的流程。日本近现代文学天空于是陨落了一颗光芒正劲的奇星，不知使多少人为之扼腕唏嘘，平添哲人其萎之叹。

芥川确是一颗奇星，一颗放射奇光异彩的哈雷彗星。或许这种比较有些滑稽——他总是使我不期然地想起我国唐代以“鬼才”著称的短命诗人李贺。芥川天资聪颖，博学强记，多愁善感。创作讨厌平庸，讨厌直露浮泛，讨厌隔靴搔痒式的含蓄和自然主义式的写实。行文精雕细刻，立意独辟蹊径，构思缜密严整。虽有“强说滋味”之嫌，却也入木三分。借用颇不客气的流行语来说，可谓喜欢“玩弄深刻”的作家，但不能不承认他玩弄得相当高明。同时他又是高产作家。短短十几年创作生涯中，写了一百四十九篇小说、六十六篇随笔、五十五篇小品文及诸多评论、札记、游记、汉诗、和歌、俳句等作品，译成中文都有厚厚五大本，洋洋二百八十万言。

以题材论，其作品可分历史与现实两大类，前期更以历史题材为主。

说来有趣，芥川大学时代专攻时髦的英文，但最为拿手的却是汉文。念小学时便读了《水浒传》、《西厢记》。中学时代读了《聊斋志异》、《金瓶梅》和《三国志》（《三国演义》），并喜欢汉诗。进入大学后仍在《琵琶行》等中国小说天地里流连忘返。有此汉文修养，对日本古典自然触类旁通，别有心会。书山稗海，文史苑囿，于中沉潜含玩，钩沉抉隐，一旦发而为文，自是信手拈来，随机生发，纵横捭阖，不可抑勒。从王侯衙役到市井小民，从寺院高僧到天主教徒，从紫宸之深到

江湖之远，在其笔下无不呼之即来，腾跃纸上。例如《罗生门》、《鼻》、《地狱变》、《密林中》、《芋粥》、《开化的杀人》、《奉教人之死》、《枯野抄》、《阿富的贞操》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也有的取自中国古代文史作品，如《仙人》、《酒虫》、《黄粱梦》、《英雄之器》、《尾生的信》、《杜子春》、《秋山图》等。值得注意的是，芥川的历史题材小说并非为了演绎历史典故和翻拍历史人物，而是身披历史戏装的“现代小说”，目的在于借古喻今，针砭时弊，臧否人物，传达现代人的生命窘态和灵魂质地。如鲁迅在《罗生门》译者附记中所指出的，芥川的作品，“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用日本当代学者的话来说，“归根结蒂，‘中国’之于芥川乃是仅仅提供了作品素材的异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一如日本王朝的优雅世界”（伊东贵之语）。不妨认为，芥川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中。原典出入自如，布局浑然天成，主题独出机杼，笔致摇曳生姿。

另一类是现实题材。芥川生性敏感，纵然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也往往使其脆弱的神经震颤良久。一般说来，他不重描绘而意在发掘，疏于叙述而工于点化。少的是轻灵与潇洒，多的是沉郁与悲凉。此类作品主要有《手帕》、《橘》、《矿车》、《一块地》、《将军》、《玄鹤山房》、《海市蜃楼》、《河童》、《齿轮》、《某傻子的一生》等。或写村姑的纯朴，或写少年的孤独，或写乡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写军人的滑稽可笑，尤以描写知识分子苦闷和绝望的精神世界见长。其中《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叠印出作者本人一生的背影，具有明显的自传性质，从中不难窥见作者自杀前的精神状态及自杀的原因。而这些又大多出以机警戏谑的语气，惟其如此，更让人痛切地感受到其灵魂的尴尬和迷惘。也正因为这样，《橘》中离家做工的小女孩从火车窗口抛给弟弟们的几个金黄色的橘子，才在芥川阴沉沉的文学天穹划出了格外美丽动人的抛物线。总的说来，现实题材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较历史题材相形见绌，甚至不乏《保吉的手册》等“保吉”系列作品那样的较为平

庸之作。

无论得于史料之作，还是拾于现实之篇，其一以贯之者，大约是以下两条主线。

一是对人性中“恶”的暴露、揶揄和鞭挞。《罗生门》以令人窒息的紧凑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展示了善恶之念转换的轻而易举，展示了人之自私本质的丑陋，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鼻》则把犀利的笔锋直接刺向人的深层心理，自卑与自尊，虚伪与丑恶，软弱与做作，同情之心与幸灾乐祸，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天衣无缝地聚敛于一部短篇之内，委实令人惊叹，使人感慨，发人深省。此篇受到夏目漱石的极大赞赏，成为其进入文学殿堂的叩门之作。《密林中》以几个人对同一案件的不同证词或告白，于扑朔迷离之中凸现人性的机微、人的无可信赖和无可救药。手法新颖，寓意深刻，虚实相生，玄机四伏，“乃出色的‘物语’产出装置”（高桥修语）。此篇前些年曾改编成电影剧本以《罗生门》为名由黑泽明搬上银幕，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蛛丝》屡屡入选日本文学教材，是广为人知的短篇之一。主人公在捋着蛛丝向天堂攀援过程中只因动了利己之心便重新堕入地狱中无明的苦海。构思精巧，刻画入微，对比鲜明，而主题依然是诠释人之私欲的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人性的无奈与绝望。其他如《手帕》、《阿富的贞操》和《一篇爱情小说》等亦属此线的延伸。芥川有时倒也善于渲染人物的心境涟漪，但极少折射晶莹剔透的光点，而大多泛起无可疏浚的沉渣。唯见凄风苦雨，不闻鸟语花香。至于《侏儒警语》，虽广涉人生、道德、艺术、政治，林林总总，笔法或冷嘲热讽或含沙射影或单刀直入，但追根溯源，大多离不开对人性恶的赤裸裸的揭示和冰冷冷的剖析，至今读来灵魂亦不禁为之缩瑟。而其文学才情纵使在这种随想录或札记式文体中亦如万泉自涌，顷刻万里。试举一段：“我是穿五彩衣、献筋斗戏的侏儒，唯以享受太平为乐的侏儒，敬祈满足我的心愿：不要让我穷得粒

米皆无，不要使我富得熊掌食厌。不要让采桑农妇都对我嗤之以鼻，不要使后宫佳丽亦对我秋波频传。不要让我愚昧得麦菽不分，不要使我聪明得明察云天。……我是醉春日之酒诵金缕之歌的侏儒，唯求日日如此天天这般。”（《侏儒警语·侏儒的祈祷》）

第二条主线便是对人对人生的幻灭感亦即厌世主义倾向所导致的对艺术的执著与痴迷，这或许也是出于对前者的一种补偿心理。这点在《戏作三昧》初露端倪，而在《地狱变》中天崩地裂，一发不可遏止。“那被烟呛得白惨惨的面庞，那随火乱舞的长飘飘的黑发，那转瞬化为火焰的美艳艳的樱花盛装……尤其每当夜风向下盘旋而烟随风披靡之时，金星乱坠的红通通的火焰中便闪现出少女咬着堵嘴物而几欲挣断铁链痛苦扭动的惨状……”而作为少女父亲的良秀面对这惨状竟浮现出“一种近乎恍惚状态的由衷喜悦之情”。也就是说，良秀为了成就艺术而放弃了亲情、放弃了道德、放弃了人性，宁愿看着自己最疼爱的女儿被活生生烧死，而他自己也在画完地狱变相图的第二天夜里自缢身亡——父女双亡的悲惨代价促成了一部艺术作品的诞生。这无疑是对作者本人信奉的艺术至上主义惊心动魄的诠释。芥川也在写完这部作品不出十年自杀而死。“他的死因，一多半或可归于使其心力交瘁的神经衰弱，但剩下的大约一半似乎在于他对人生及艺术的过于真诚、过于神经过敏”（菊池宽语）。事实上芥川也对作品的艺术性采取了极其严肃和虔诚的态度，苦心孤诣，一丝不苟。无论所用语言的洗炼典雅还是心理刻画细腻入微抑或情节设计的无懈可击，都显示出这位作家高超的文学造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尤为可贵的是，“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陈陈相因的文体，而是一扫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中村真一郎语），堪称典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

当然，有争议的作品并非没有，特别是《支那^①游记》中流露的

① 日本战前对中国的旧称，有时含贬义。

“中国认识”，里面不难找见国人读起来可能心生不快的词句。芥川于1921年3月中旬开始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员来华旅行，先后到了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南京、芜湖、庐山、汉口、北京和天津等地，历时四个月，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上海见了章太炎和李汉俊，在北京见了胡适等人，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中出现的积极动向，更多时候表现出心不在焉的态度，而对杭州和长沙青年学生的排日行为亦未深入思考其根本原因和加以反省，而仅仅为之反感。他所津津乐道的大多是“支那”和“支那人”落后、颓废、粗俗、脏污、贫穷等“丑陋”的一面——尽管亦是事实——以致在当时就引起了巴金等人的反感和批驳。可以说，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是芥川“中国认识”的一对矛盾。前者使之怀有文化上的自卑，后者催生其现实中的傲慢（“日本优越论”）。这其实也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或精英阶层共同的基本倾向，纵令夏目漱石亦不例外。愈到后来，自卑愈见其轻而傲慢愈见其烈，在结果上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和侵华战争所以顺利推进的重要思想舆论资源和社会基础。不过相对说来，芥川在日本近现代作家中对中国的态度还算是比较好的，对日本的穷兵黩武政策也间接地有所批评，甚至在例如《将军》这部作品中表示过反战态度，可以说是较为清醒和有良知的作家。

芥川在他短促的文学生涯中，未留下堪称黄钟大吕的鸿篇巨制，但他无疑是睥睨东瀛近现代文坛的少数几位大家之一，尤其短篇小说几乎无人可出其右，日本每两年颁发一次的著名的“芥川文学奖”就是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最后想顺便说几句或许题外的话。我是二十五年前在吉林大学研究生院苦读的时候最初接触芥川的。恩师王长新教授曾在文选课上重点讲过芥川作品。执笔时间里，眼前每每浮现出先生授课时专注而和善的神情，耳畔传来其抑扬有致的声调，如果拙译中尚有一二处传神之笔，实乃先生精辟的讲解和气氛的感化所使然。令人沉痛的是，恩师已

于1994年4月乘鹤西去，尔来十余年矣！胶东夜雨，灯火阑珊，四顾苍茫，音容宛在。倘恩师得知生前钟爱的作品经弟子之手而为更多的人所欣赏，学术研究得以薪火相传，一定露出慈祥的微笑。

林少华

(2005年5月3日于窥海斋)

罗生门

目 录

罗生门·····	001
鼻·····	006
手帕·····	012
地狱变·····	020
蛛丝·····	045
橘·····	048
舞会·····	051
密林中·····	057
矿车·····	066
阿富的贞操·····	071
一篇爱情小说·····	080
单相思·····	086
侏儒警语·····	091

罗生门

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雨的过去。

空旷的门楼下，除了他别无旁人。只有一只蟋蟀伏在朱漆斑驳的粗大的圆柱上。其实这罗生门位于朱雀大路，按理，除他以外，也该有两个头戴高斗笠或三角软帽的避雨男女。然而唯他一人。

这是因为，近两三年来京都连连遭灾：地震、龙卷风、大火、饥荒，不一而足。整个京城因此衰败不堪。据旧书记载，佛像和祭祀用具也已被毁，涂着朱漆或饰有金箔银箔的木料被人堆在路旁当柴出售。都城既是如此光景，罗生门维修之类自然更是无从提起。于是，乐得狐狸来栖，盗贼入住，最后竟将无人认领的死尸也拖了进来，且日久成俗。这么着，每到日落天黑，人们便觉心怵然，再没人敢靠近。

取而代之的，便是乌鸦。很多乌鸦不知从何处飞来。白天看去，无数乌鸦一边叫着一边绕着两端的脊瓦往来盘旋。尤其晚霞照亮城门上方天空之时，乌鸦浑如播撒的芝麻历历在目。无须说，它们是来啄食门楼上的死人肉的。不过，今天或许时间已晚，竟无一只飞临。目中所见，尽是已开始塌裂且从裂缝中长出长长杂草的石阶上点点泛白的乌鸦粪。仆人身穿洗得发白的青布褂，在七级石阶的最上一级弓身坐下，百无聊赖地望着雨丝。而右脸颊那颗大大的粉刺又给他增添了几分烦躁。

作者刚才写道“仆人正在等待雨的过去”。其实，雨过去仆人也并没有什么事可做。若是往日，他自可返回雇主家里。但四五天前便被主人打发出门。前面已经说了，京都城当时已衰败不堪。眼下这仆人被多年的雇主打发出门无非这衰败景象的一小片落叶而已。所以，与其说仆人在等待雨停，莫如说困在雨中的仆人走投无路更为合适。而且，今天的天气也加剧了不少这平安^①年间仆人的 Sentimentalism^②。从申时后半段下起的雨，直到现在仍无止息迹象。这样，仆人当务之急便是设法筹

措明日的生计。也就是说要为根本无法可想之事而想方设法。他一边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着朱雀大路持续已久的雨声。

雨包拢着罗生门，雨声从远处飒然而至。暮色逐渐压低天空。抬头看去，门楼斜向翘起的脊瓦正支撑着沉沉乌云。

既然为无法可想之事想方设法，便无暇选择手段。如要选择，便只有饿死土板墙下或横尸路旁，进而被人像拖狗一样拖来扔在这门楼上。而若不选择——仆人的思路兜了几圈之后，终于到了这一关口。可是这“而若”终究是“而若”。仆人固然对不择手段这点给予了肯定，但要想使这“而若”有个结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除非当强盗”。问题是仆人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对此给予进一步认同。

仆人打了个大大的喷嚏，艰难地站起身来。日暮生凉，京城已冷得该生火炉子。门柱之间，风同暮色一起冷飕飕地穿过。那只伏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不知去向。

仆人缩下脖颈，高高耸起黄汗衫青布褂下的双肩打量门楼四周，以便找一处好歹可以过夜的地方，一个没有风雨之患又避人眼目的安然存身之处。也巧，一架同样涂着红漆的通往门楼顶端的宽木梯闪入眼帘。楼顶即使有人，也全都是死人。仆人于是小心不让腰间没包鲨鱼皮的木柄腰刀滑出刀鞘。将穿着草鞋的脚踏上木梯最下一级。

此后过了几分钟。通往罗生门顶端的宽梯中间，一个汉子像猫一样弓身屏息，窥看上面的动静。上面透下的火光，隐隐约约舔着他右侧的脸颊，映出短短的胡须和红肿的酒刺。仆人起始满以为上面必是死人。不料爬上两三级，上头竟似乎有人点火，且火光四处动来动去。那浑浊的黄色光亮在挂满蛛网的顶楼摇摇晃晃，一看便知上面有人。雨夜里居

① 平安时期，日本古代断代史之一，从 794 年迁都平安京（现京都）开始，持续 400 年。

② 感伤，感伤主义。

然敢在这罗生门上点火，笃定不是等闲之辈。

仆人如壁虎一般蹑手蹑脚爬着陡梯，终于爬上顶头。而后身体尽可能放平，脖颈尽可能伸长，战战兢兢地扫视楼内光景。

一看，果如传闻所言，几具死尸横躺竖卧。但火光照到的范围却意外狭小，看不清尸体的数量，仅可模模糊糊地辨出有的赤裸，有的着衣，当然男女混杂，而且全部泥塑木雕似的张着嘴巴伸着胳膊，狼藉地倒在楼板上，甚至很难相信他们曾是活人。肩、胸等隆起部位承受着昏黄的灯光，低凹部位则愈发阴影沉沉，无不哑巴一般永久地沉默着。

死尸腐烂的臭气使得仆人不由得捂起鼻子。但下一瞬间却令他忘了捂鼻：一股汹涌袭来的情感几乎将他的嗅觉劫掠一空。

仆人的眼睛这时才看清死尸中间蹲有一个人，一个身穿丝柏树皮色衣服的白发老太婆，又瘦又矮，浑如猴子。老太婆右手举着燃烧的松明，正在细细审视一具死尸的面孔。死尸头发很长，想必是女尸。

在六分恐怖四分好奇之心的驱使下，仆人竟一时忘了呼吸。那感觉，若借用一句旧书上的话语，正可谓“毛发悚然”。这时间里，只见老太婆把松明插在楼板缝上，旋即双手按住眼下死尸的脖子，恰如老猴子给小猴子抓虱，一根根拔起那长长的发丝。头发丝顺手脱落。

随着头发丝的一根根拔下，恐惧感从仆人心中一点点减却。与此同时，对老太婆强烈的憎恶则一点点增加。不，说对老太婆或许不够准确，应该是对所有恶的反感正在一分一秒地加剧。此时如果有人向这个仆人重新提起他刚才还在门下考虑的是饿死还是为盗的问题，想必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也就是说，仆人对恶的憎恨之心已如老太婆插在地板上的松明势不可挡地燃烧起来。

自然，仆人并不明白老太婆何以要拔死人的头发。因而他也不知道应将她归为善恶的哪一类才算合理。只是在仆人眼里，在这雨夜罗生门上拔取死人头发一事本身即足以构成不可饶恕的恶。当然，刚才自己本身还宁肯为盗的念头早已忘到九霄云外。

于是，仆人往两腿运了运力，从梯子一跃而上。他手按木柄腰刀，大踏步走到老太婆跟前。对方的惊恐自不必说。

老太婆看了一眼仆人，一如脱弦之箭跳起身来。

“混账，哪里去！”仆人骂着，挡住被死尸绊得踉踉跄跄企图仓皇逃命的老太婆的去路。老太婆推开仆人仍要前逃，仆人再次挡住推回。两人都不言语，在死尸群中默默扭打片刻。但胜负一开始就已见分晓。仆人终于抓住老太婆的手腕，用力将她扳倒。那手腕瘦得皮包骨，同鸡爪无异。

“你在干什么？说！不说，瞧这个！”仆人甩开老太婆，霍地抽出腰刀，将白亮亮的钢刀举到老太婆眼前，但老太婆仍不做声，双手簌簌发抖，肩头连连起伏，两眼睁得险些将眼珠挤出眶外，像哑巴一样固执地缄口不语。见此光景，仆人这才实实在在意识到老太婆的生死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这使得那股剧烈燃烧的憎恶之情不觉冷却下来。剩下的，只有大功告成的心安理得的愉悦与满足。仆人稍微缓和一下语气，向下看着老太婆道：

“我不是‘检非违使厅’衙役，是从这门下过路的人，不会用绳子把你捆起来送去发落的。只是想知道这种时候你在这门上干什么，你说出来就算了事。”

老太婆随即愈发圆瞪双眼，定定注视仆人的面孔，目光如眼眶发红的肉食鸟一样咄咄逼人。继而，像咀嚼什么东西似的动了动因皱纹而几乎同鼻子混在一起的嘴唇，尖尖细细的喉结也蠕动起来，犹如乌鸦叫的声音上气不接下气地传到仆人耳畔：

“拔这头发、拔这头发，我是想用来做个假发。”

仆人对老太婆意外平庸的回答很感失望。与此同时，刚才的憎恶和冷冷的轻蔑又一并涌上心头。或许是这情感波动传导给了对方，老太婆一只手仍攥着从死尸头上拔下的长发，用癞蛤蟆低鸣般的语声啾啾着道出这样一段话来：

“不错，拔死人的头发这事不知有多么糟糕。可话又说回来，这些死人个个都是罪有应得的。我现在拔头发的这个女人，就曾把蛇一段段切成四寸来长晒干了，说是鱼干拿到禁军营地去卖。若不是得瘟疫死了，怕现在也还在干那种营生。听说禁军们都夸她卖的鱼干味道鲜美，竟顿顿买来做菜。我不觉得这女人做的是缺德事。她也是出于无奈，若不然就只有饿死。同样，我也不认为我正在干的有什么不妥，也是因为没有办法，不这样就只能坐着等死。所以，这个深知事出无奈的女人想必也会原谅我这种做法的。”

以上就是老太婆说的大致意思。

仆人把刀收回刀鞘，左手按着刀柄，冷静地把话听完。当然，听的过程仍为右手摸着的脸颊上那个红肿的大酒刺感到心烦。但听着听着，仆人心中生出了某种勇气，而这正是他刚才在门下所缺少的。但其趋向则同爬上门楼抓老太婆时的勇气截然相反。仆人已不再为饿死或为盗的选择而犹豫不决。不仅如此，作为他此时的心情，早已把什么饿死之念逐出意识之外——这点几乎连考虑的余地都无从谈起。

“真是这样的？”老太婆话音刚落，仆人便以不无嘲讽的语调问道。问罢跨前一步，从酒刺上移开右手一把抓住老太婆的上衣襟，咬牙切齿地说：“那好，我剥掉你的衣服！你可不要恨我，若不然我就得饿死！”

仆人三下两下扯掉老太婆的衣衫，一脚把抱住自己腿不放的老太婆踹倒在死尸上。到梯口只有五步远。仆人把剥下的丝柏树皮色衣服夹在腋下，转眼跑下陡梯，消失在夜色深处。

过了好一会儿，死一样倒着的老太婆才从死尸中撑起裸体，发出不知是呓语还是呻吟的声响，借着仍在燃烧的火光爬到楼梯口，垂下短短的白发朝门下张望。外面，唯有黑洞洞的夜。

仆人的去向，自然无人知晓。

（大正四年九月）

鼻

提起禅智内供^①的鼻子，池尾无人不晓。鼻长五六寸，从上唇直垂至颌下。形状上下一般粗细。就是说，一段细细长长的灌肠样物件从面部正中晃晃地垂将下来。

内供已年过半百，从当小沙弥的昔日直到升任宫内道场御用高僧的今天，内心始终为鼻所苦。当然，表面看去，至今仍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也不仅仅由于他身为一心向往来世净土的僧侣自知不该对鼻子耿耿于怀，更是因为他不愿意被人看出自己苦于鼻子一事本身。日常闲谈，内供最怕遭遇鼻子一词。

他所以为鼻子苦恼，原因有二。一是鼻子长带来的实际不便。首先一条是吃饭时，一个人招架不住。独自用餐，鼻端必然掉入铁碗。故而吃饭时只好让一弟子坐于对面，用一块长二尺宽一寸的木板托起鼻子。但是这种就餐状态，不论对托鼻的弟子还是对被托的内供，都绝非轻松之举。一次，一个替代那个弟子的童僧打了个喷嚏，结果手一抖，鼻子掉进了粥碗——当时传得满城风雨，一直传到了京都。不过，对内供来说，这点绝不是为鼻子折磨的最大原因。内供的苦恼其实是来自被鼻子刺伤的自尊心。

池尾一带的人都说，生出如此鼻子的内供幸好不是在俗之人，否则那副尊容断然找不到老婆。甚至有人议论他是因那鼻子才出家为僧的。但内供自己并不觉得因是僧人而多少减轻了鼻子带来的烦恼。他的自尊心委实太敏感了，忍受不住没有妻室这种结果性事实。于是，内供试图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恢复被摧毁的自尊心。

他首先想到的办法，是如何使长鼻显得短些。趁没人时，他脸对着镜子从各个角度照来照去，百照不厌，费尽心机。有时候，光是变换面部角度难以使他尽兴，便手拄脸颊或指按下巴，不屈不挠地对镜

观摩不止。然而，鼻子看上去短得至少令自己满足却是一回也不曾有过。有时甚至觉得越是煞费苦心越是显得长了。每当此时，他就把镜子收进盒内，仿佛新发现似的喟叹一声，快快返回经房桌旁继续看《观音经》。

同时，内供还总是关注别人的鼻子。池尾寺院常有讲经说法等活动举行，且寺内僧房栉比鳞次，净身房里天天有人烧水。因此出入这里的僧俗十分频仍。内供坚持不懈地打量这些人的面孔，只为找出一个长有类似鼻子的人来，也好聊以自慰。故内供眼里自然进不来什么青衫、白幔。至于柑色帽子浅黑法衣之类，亦是由于司空见惯，更是有而若无。内供目中无人，唯有鼻子。问题是，鹰钩鼻倒是有的，而自己这样的鼻子却是绝无仅有。如此一来二去，内供心里渐渐又生不快。同人交谈时不由抓起摇摇欲坠的鼻头而羞红老脸也完全是这不快所致。

后来，他竟至心生一计，企图从佛家经典和其他古籍中觅出长有同样鼻子之人，以多少求得几分宽慰。然而，任何一部经书都未提及目连和舍利弗的鼻子如何之长。当然，龙树和马鸣也是鼻子与常人无异的菩萨。从震旦的故事中倒是听说过蜀汉刘玄德的耳朵大。当时他想，如若长的是鼻子，自己不知会感到何等心怀释然。

无须说，内供在苦心孤诣进行如此消极探索的同时，也曾通过积极的尝试促使鼻子变短。这方面他也堪称无所不用其极。熬过土瓜汤喝，往鼻头抹过老鼠屎。但无论怎样施展伎俩，鼻子都依然故我，依然以五六寸的长度从上唇赫然下垂！

不料，某年秋天，一个顺便进京为内供办事的弟子带回一个整治长鼻的秘方。秘方是一位知己医生所授。那医生来自震旦，在长乐寺为僧。

内供一如平日，做出一副对鼻子不屑一顾的神气，故意不提赶快试

①“内供奉僧”之略。朝廷选十名高僧供职于宫内道场，诵经祈祷天皇安然无恙。